

三
國
志



四

蜀志卷一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 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

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

居陽城山積學

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

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

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

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

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

儉郤正祖也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

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

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

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別卿尚書以選焉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泰駕施赤爲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獻然後

劉表爲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執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儵令儵皆貪殘放溢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

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瘴疽决潰焉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

太倉令會巴西趙遵棄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寃極圖讖

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馬翽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遂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涼驍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微扶即拜侍中并涼驍擾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放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是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衰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是

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

見犍為楊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

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

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

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鑲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 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

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遂留璋不遣時征西將軍

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

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

義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

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

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

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瑄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闓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

府上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

龐義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義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義與璋有舊

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後義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以義為巴西太守途專權勢

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

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

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韙馳入成

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

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夏為

益州刺史徵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璋復之先松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

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
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

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

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曰是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

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義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

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

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

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墊音徒協反

詣涪

音浮

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

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

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

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綰絮錦帛以資送劉備

明年

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

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

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遷璋于南

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

駐紇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闓為益州刺史處交

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

吳書曰闓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

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義女也先主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啟留循先主

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問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

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改

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

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

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

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

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卽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臣清植案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旣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爲季興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領兵華陽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卻儉被殺故徙治縣竹縣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鑠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繫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爲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鑑按鄧艾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

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

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

典畧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

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

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

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

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

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

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

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

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

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

賊有功除安喜尉

典畧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

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

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

五葬反

棄官亡命

典畧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

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

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

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

爲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爲賊所破往奔中郎

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

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

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

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盞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

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

雜胡騎又畧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

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

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

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

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

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

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

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殄禍臻鄆州州將祖瑨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曰景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

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

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

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

子先主轉軍海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

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

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

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

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

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

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

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

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

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

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
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助先主圍布於下

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

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

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

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

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

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

少承曰舉事說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

種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

邳而身還小沛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

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櫺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

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

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爲先主

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

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

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見麾旌便棄衆而走

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

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

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

主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

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

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

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

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會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

覺之僞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裏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不至

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以此發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累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使拒夏侯

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爲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

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

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爲表夫妻素愛琮捨子琮代立遣使請降

適立庶情既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

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

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

乎引刀向忠曰今卿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

部曲議或勸備却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乃駐馬呼琮琮

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

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典畧曰備過辭表墓遂泣涕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

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

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

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

舍參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

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

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河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

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

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

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

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

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遣往鄂縣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

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傳曰備從魯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末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
遲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
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單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
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
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
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
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
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
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
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先主

見堤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

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

陵太守劉度皆降

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偉事見魏武

紀本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

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

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

故知蜀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己

志為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

備曰米賊張魯據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糧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涪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懃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

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